

古今列女傳

御製序

朕聞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大經者五品之人倫也。大哉經綸之道乎。而以人倫為本。人之大倫有五。而男女夫婦為先。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經訓之作。皆載之首篇。聖帝明王相傳之要道。豈有加於此哉。是故唐虞遠矣。三代莫盛於周。太王王季肇建邦家。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武王周公脩太平之業。姜任繼美。如續徽音。輔成關雎麟趾之化。朕嘗求之。函風觀其習俗之美。家人婦子。靡然有恩。粲然有文。饁田畝為酒食。治蠶績供衣裳。以奉獻祭。實二南之權輿也。及乎周南后妃貴

而勤富而儉。長而敬不弛於師傳。嫁而孝不喪於父母。樂而不淫。憂而不傷。逮下而有螽斯之祥。仁厚而致麟趾之應。雍雍乎熙熙乎。漢廣汝墳。咸被其化。端莊靜一。無狎昵之私。離別告語。皆忠厚之意。何其盛也。蓋古必有女師之官。所以教之。之具委曲詳盡。皆著於書。周衰散佚。今內則諸篇寥寥數言而已。近世有欲復古者。相承述作。其說浸廣。獨劉向輯古列女傳。上自后妃。下逮士庶人之妻。惓惓忠愛之意。欲以感悟其君。其意亦美矣。惜其傳久殺亂。南豐魯鞏已不得其詳。論其乖異。而曰覽者擇其是非。向之分類。尤不能無議者。有虞二妃而冠之。母儀之篇。謂之何哉。向之失不至此。其心未成之書歟。朕自少時伏觀

皇考脩身齊家。

皇妣輔治同德。訓飭整齊。委曲詳盡。古人之遺意。復見于今日。

皇妣每聽女史讀書。至列女傳。謂宜加討論。刪定為書。永作世範。請於

皇考。命儒臣攷正。有緒未就。

皇妣違榮。

皇考每歎息悲傷。其意竟未及成書。永樂元年六月。朕既上冊寶。

尊謚

列女傳序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纂成寶錄。宮壺復申。

皇妣之意。朕不敢違。乃命儒臣編次古今后妃諸侯大夫士庶人妻之事。分為三卷。頒之六宮。行之天下。俾為師氏。知所以教。而閨門知所以學。庶脩

身者不至以家自累而內外有以相  
成全體經綸之功大復虞周之盛以  
知天地之化衍關雎麟趾之風朕於  
是書實有望焉。

永樂元年九月朔旦序

古今列女傳目錄

卷之一

虞

有虞二妃

夏

啓母塗山

商

契母簡狄

周

棄母姜嫄

王季妃太任

宣姜后

前漢

馮昭儀

孝平王后

後漢

光烈陰后

和熹鄧后

晉

文明王后

唐

太穆順聖竇后

徐賢妃

莊憲王后

文德順聖長孫后

韋賢妃

懿安郭后

班婕妤

明德馬后

湯妃有嬖

太王妃太姜

文王妃太姒

宋

章穆郭后

慈聖光獻曹后

馮賢妃

宣仁聖烈高后

欽聖憲肅向后

憲聖慈烈吳后

成肅謝后

元

昭睿順聖弘吉剌后

國朝

太祖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卷之二

周列國

衛姑定姜

衛宣夫人

衛宗二順

齊田稷母

齊相御妻

齊靈仲子

齊孝孟姬

齊杞梁妻

齊威虞姬

齊鍾離春

齊宿瘤女

齊孤逐女

王孫氏母

魯季敬姜

柳下惠妻

臧文仲母

魯公乘姒

宋共伯姬

晉趙衰妻

晉伯宗妻

晉羊斟姬

晉范氏母

晉圉懷嬴

楚子發母

楚莊樊姬

孫叔敖母

楚平伯嬴

楚昭貞姜

楚昭越姬

息君夫人

黎莊夫人

趙將括母

趙津女娟

魏曲沃負

代趙夫人

陶答子妻

蓋丘子妻

前漢

陳嬰母

王陵母

齊太倉女

雋不疑母

楊夫人

嚴延年母

後漢

梁夫人

程文矩妻

皇甫規妻

晉

陶侃母

梁緯妻

虞潭母

隋

鄭善果母

裴倫妻

唐

李德武妻

楚靈龜妃

高睿妻

楊烈婦

董昌齡母

五代

王疑妻

宋

陳省華妻

謝枋得妻

元

闕文興妻

馮淵安

國朝

韓太初妻

費愚妻

卷之三

周列國

齊義繼母

齊傷槐女

魯母師

魯黔婁妻

魯義姑姊

宋鮑女宗

晉弓工妻

蔡人妻

鄒孟軻母

楚白貞姬

召南申女

魏芒慈母

前漢

陳寡孝婦

鄧陽友娣

京師節女

梁寡高行

後漢

梁鴻妻

曹世叔妻

王霸妻

樂羊子妻

鮑宣妻

吳許升妻

龐涓母

劉長卿妻

陰瑜妻

元魏

魏溥妻

房愛親妻

兒氏貞女

隋

孝女王齊

覃氏孝婦

趙元楷妻

唐

樊會仁母

樊彥琛妻

竇氏二女

宋

朱娥

張氏女

趙氏女

徐氏女

王貞婦

譚氏婦

韓氏女

陳堂前

劉當可母

詹氏女

王氏婦

元

趙孝婦

俞新妻

李智貞

李景文妻

趙彬妻

李至妻

俞士淵妻

惠士玄妻

國朝

李大妻

甯氏女

張敏道妻

任仕中妻

步善慶妻

徐允讓妻

李茂妻

許顯二妾

高氏五節婦

傅妻岳氏

徐德安妻

古今列女傳目錄

古今列女傳目錄

六

古今列女傳卷之一

虞

有虞氏舜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  
嚭音，父號瞽叟音。弟曰象，教遊於嬖音。舜能諧柔之，承事瞽  
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  
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  
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急嫗，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  
與象謀殺舜，使塗廩音。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  
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音。」瞽叟焚廩，舜以  
兩笠自扞音而下。復使舜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從匿空聲，傍出。時既  
俞往，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從匿空聲，傍出。時既  
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  
與藥浴汪也。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  
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  
泣，日呼旻音。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薦  
厚不怠。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音堯  
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為天子，娥皇為  
后，女英為妃，封象于有庠。音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  
妃聰明貞仁。舜陟音方，死於蒼梧。地名號曰重華。二妃死於  
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  
顯惟德，百辟音其刑之。此之謂也。

夏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辛壬癸甲。  
啓呱呱音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工，三過其家不入其

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啓為嗣。持禹之功而不殞。聲云上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離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商

契音肩母簡狄者有娥音姁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音薄及堯崩。舜即位。乃勅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湯妃有娀音詳者有嬖音去聲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嬪。音頻後宮有序。咸無妬音都去聲媚音冒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音杳杳窕音條上聲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其有嬖之謂也。

周

棄母姜嫄音原者邵音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音肩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音筮種音種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音厓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

冰之上飛鳥偃上翼之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棄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郃地遂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為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取腰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詩云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

太任者文王之母摯音至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必音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音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音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妣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姒生

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俔音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暗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

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珮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音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 前漢

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為美人。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人為婕妤。好餘。建昭中。上幸虎圈。音閹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

好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昭儀燕之矣。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况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為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䟽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

列女傳卷一

立為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

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姊妹有寵。驕妬。諧訴班婕妤云。

挾邪詛譖。詛去。譖去。上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

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

憐憫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

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至成

帝崩。婕妤文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

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詛

之諧。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

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惓惓兮。赫兮。咺咺兮。惓上。惓上。有斐君子。終不可諼。諼兮。

其班婕妤之謂也。

漢王皇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澍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旁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澍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污者矣。詩曰。鬢鬢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後漢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時年十九。及光武為司隸校尉。方西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后兄識為之將。后隨家屬徙涇陽。止奉舍。光武即位。令侍中傅俊迎后。與胡陽寧平主諸官人俱到洛陽。以后為貴人。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九年。有盜劫入殺后母鄧氏及弟新。帝甚傷之。乃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分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為后。而固辭弗敢當。列於媵。竊安。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

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子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謚示貴人父陸為宣恩哀侯弟訢為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後。及尸柩齎在堂。使大中大。夫拜授印綬。如在國列侯禮。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十七年。郭后廢。遂立為皇后。后在位。恭儉少嗜。音嗜玩不喜笑。諱入。聲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常歎息。顯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帝從太后幸章陵。置酒舊宅。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並受賞賜。七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合葬原陵。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曆。明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明德馬皇后諱其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慧。早夭。母蘭音蘭夫人悲傷發疾。恍惚。后時年十歲。幹理家事。勅制僮御。內外諮稟。事同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后嘗久疾。大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雖有患狀。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它子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以選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顯宗即位。以后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

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音過於所生。肅宗亦  
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  
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  
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  
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  
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  
皮膚中。而復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  
方口美髭。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  
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踈麤。祖反  
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繡特宜涂色。故用之耳。  
六宮莫不歎息。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露為戒。  
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音王

列女傳卷一

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  
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十五年。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  
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裁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  
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時楚獄連年。  
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  
帝感悟之。夜起。仿音徨。皇音黯為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  
將奏事及公卿較音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  
黜音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音毗音補。  
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即  
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  
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  
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贊藥事。帝請曰。黃門

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音墳上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嘗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襦音襦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音去聲。怒但絕歲用而已。異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嚴音嚴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音克骨之恨。耳及古時。不可稽音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恩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

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移音弄孫。不能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為已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慙見陵園。遂不行。初。大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康入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音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

列女傳卷一

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天下豐稔。聲上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音厲。稽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瞋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勅。絕禱音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

和熹鄧皇后諱綏雖音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

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為翦

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

之。后曰。非不痛也。大夫人哀憐。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

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

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

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

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

議。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

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

有鍾乳狀。乃仰漱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

夢及天而喏。是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見

后驚曰。此成湯之法。家人竊喜而不敢宣。后矧父咳諸言

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

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

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七年。后復與諸家子

俱選入宮。后長七尺二寸。姿顏姝麗。絕異於衆。左右皆

驚。八年冬。入掖庭。為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

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

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

侍醫藥。不限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父在

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

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貴人反以為憂

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燕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

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燕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

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燕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

珥光采。袿音裳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  
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  
僂音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  
知后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漸踈。每  
當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恒垂涕  
歎息。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  
為。遂造祝詛。欲以為害。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  
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  
心。以事皇后。竟不為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  
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  
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彘之譏。即欲  
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后  
信以為然。乃止。明日帝果瘳。音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音  
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后愈稱疾。篤深自閉絕。  
會有司奏。建長秋宮。帝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  
天下。豈易哉。唯鄧貴人德冠後庭。乃可當之。至冬。立為皇  
后。辭讓者三。然後即位。手書表謝。深陳德薄。不足以充小  
君之選。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  
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  
故兄隲音終帝世。不過虎賁音中郎將。元興元年。帝崩。長  
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  
養於人間。殤音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  
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馥貴人策曰。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

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音瓊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創發。中  
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  
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路。音路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  
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頭  
上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  
止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音閱宮人觀  
察顏色。即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  
蠱事遂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  
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覈音核  
果御者所為。莫不歎服。以為聖明。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  
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  
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所被禁錮。音錮皆復之。為平人。減

大官導官尚方內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  
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  
歲且二萬萬。太后勅止曰。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  
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其蜀漢釵喑器九  
帶佩刀。並不復調。止畫工二十九種。又御府尚方織室。錦  
繡冰紈綺縠。金銀珠玉。犀象瑋玳瑁彫鏤。翫弄之物。皆  
絕不作。離宮別館。儲峙音峙米糒。音糒薪炭。悉令省之。又詔  
諸園貴人。其宮人有宗室同族者。羸老不任使者。令園  
監實覈上名。自御北宮。增喜觀。問之恣其去留。即日免  
遣者五六百人。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以  
連遭大憂。百姓苦後殤帝。康陵方中祕藏及諸工作。事事  
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白。每覽

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認聲宗去詞洞音至有濁亂奉

公為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

軍騁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

多干禁憲其明如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

貸太后愍陰氏之罪廢赦其使者歸鄉勅還資財五百餘

萬永初元年爵號大夫人為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二年

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

誣羸困與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

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抵上

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三年秋太后體不安左右憂惶禱

請祝辭願得代命太后聞之即譴怒切勅掖庭令以下但

便謝過祈附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言舊事歲終當享遣衛

士大儼暗逐疫從音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

設戲作樂減逐疫餽子之半悉罷象橐音駝音之屬豐

年復故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無天文筭數畫

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綴音誤懼垂典章乃博選諸儒

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

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

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及新野君薨太后

自侍疾病至乎終盡憂哀毀損事加於常贈以長公主赤

綬東園祕器王衣繡衾又賜布三萬匹錢三千萬臨等遂

固讓錢布不受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儀北東海恭王諡曰

敬君太后諒闇同既終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囚徒

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者趾已下

至司寇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齋七日賜公卿百僚各有差  
庚戌謁宗廟率命婦群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  
而還因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釐養強熟或穿  
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  
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  
所省二十三種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  
起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灾院音故天  
下復平歲還豐穰音永寧二年二月寢病漸篤乃乘輦於  
前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太子新所繕宮還大赦天下賜  
諸園貴人王主群僚錢布各有差詔曰朕以無德託母天  
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海內無主元元危運  
危於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為樂上欲不欺天愧先  
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以安劉氏自謂感激  
天地當蒙福祚音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頃以廢病沉滯  
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歎音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  
大分無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盡忠恪以輔朝廷三月崩  
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順陵

四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鄉音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  
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荀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  
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  
哭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  
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矣年十二朗  
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并歸于文帝

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冲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肅尊為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卿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髒上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

唐

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音在周為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長公主父隋為定州總管神武公后生疑垂過頸聲上三歲與身等讀女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武帝愛之養宮中異它甥時突厥女為后無寵后密諫曰吾國未靖虜且強願抑情撫接以取合從則江南關東不吾梗聲上武帝嘉納及崩哀毀同所生聞隋高祖受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揅舅家禍殺遽掩其口曰毋妄言赤吾族嘗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始元貞太后羸老有疾而性素嚴諸妃嬪皆畏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或淹月不釋衣履工為篇章規誠文有雅體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辯也崩於涿音郡年四十五帝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音以獻徒留之速罪無益也不聽頃果坐譴帝後見隋政亂

多妄誅<sup>棘</sup>。乃為自安計。數奏鷹犬異駒。煬帝果喜。擢位將軍。因泣謂諸子曰。早用而毋言。得此久矣。帝有天下。詔即所葬園為壽安陵。謚曰穆。及附<sup>附音</sup>獻陵。尊為太穆皇后。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中。愛視最篤。後即位。過慶善宮。覽觀<sup>觀音</sup>。哽<sup>哽音</sup>欬<sup>顧音</sup>。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流涕。乃享后于正寢。亡日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既悟。潛<sup>潛音</sup>然不自勝。明日詔有司大發倉賑<sup>賑音</sup>。貧瘠<sup>瘠音</sup>。籍以為后報焉。上元中。益謚太穆神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河南洛陽人。其先魏拓<sup>拓音</sup>拔<sup>拔音</sup>氏。後為宗室長。因號長孫。高祖稱<sup>稱音</sup>大丞相馮翊<sup>翊音</sup>王。曾祖裕。平原公。祖兄<sup>如音</sup>左將軍父晟<sup>晟音</sup>。字李涉。經史。趨<sup>趨音</sup>驕

執<sup>執音</sup>曉兵。仕隋為右驍衛將軍。后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晟兄熾<sup>熾音</sup>為周通道館學士。嘗聞太穆勸撫突<sup>突音</sup>厥女。心誌之。語晟曰。此明睿<sup>睿音</sup>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昏故晟以女太宗。后歸寧。舅高士廉妾見大馬二丈。立后舍外。懼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順承天。載物無疆。馬地類也。之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又以輔相天地之宜。繇<sup>繇音</sup>協<sup>協音</sup>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位。復中而居順。后妃象也。時隱太子襲<sup>襲音</sup><sup>去音</sup>。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及帝授甲宮中。后親慰勉士。皆感奮。去尋為皇太子妃。俄為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sup>益音</sup>觀書。雖容櫛<sup>櫛音</sup>。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sup>牝音</sup>聲。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

者必助帝怒請繩治。俟意解徐為開治。終不令有冤。下音嬪  
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  
功。出入卧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  
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為  
誡。帝不聽。自用无忌為尚書僕射。音后密諭令牢讓帝不  
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異母兄安業無行。父喪。逐后无忌  
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為言。擢位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  
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  
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音去於兄。無乃為帝累乎。遂得  
減流越雋。音太子承乾乳媼音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  
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為。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  
變。聞帝甲而起。后興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  
自安。疾稍亟。音太子欲請大赦。沈度道人後音塞災會。后  
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  
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  
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齡以聞。  
帝歎美。而羣臣請遂赦。帝既許。后固爭止。及大漸。與帝訣。  
時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秘謀。非大  
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  
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  
因山為隴。無起墳。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  
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暗作役。死無恨。  
崩。年三十六。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

之馬后不能檢柳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  
開本源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  
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為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  
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  
已謚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嶷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  
始末揭陵左上元中益謚文德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  
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巖  
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孝  
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太宗聞之召為才  
人未嘗廢卷而辭致賻蔚又無淹思帝益禮顧擢孝德  
水部員外郎惠再遷充容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

沿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而討崑丘

士馬罷音疲耗音去漕饒音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

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

勞者為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

築構之苦而工力和飢音去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

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

蕩心音鴆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音入聲志驕於業泰體

逸於時安其剗音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帝

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善

志也復為詩連珠以見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贈賢妃

陪葬昭陵石室

德宗賢妃韋氏咸里音唐族也祖濯尚定安公主初為良娣

德宗貞元四年。冊拜賢妃。宮壺事無不聽。而性敏澍。言動皆有繩矩。帝寵重之。後宮莫不師其行。帝崩。自表留奉崇陵園。元和四年薨。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琅琊人。祖難得有功名於世。代宗時。后以良家選入宮。為才人。順宗在藩。帝以才人幼。故賜之為王孺人。生憲宗。順宗在東宮。冊為良娣。后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順宗即位。疾已綿頓。后侍醫藥。不少怠。將立后。會病棘而止。憲宗內禪。尊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乃上尊號曰皇太后。后謹畏深抑。外家無毫絲假貸。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十年崩。年五十四。葬豐陵。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后。憲宗為廣陵王。聘以為妃。順宗以其家有大

功烈而母素貴。故禮之異諸婦。是生穆宗。元和元年。進冊

貴妃。八年。羣臣三請立為后。帝以歲子午忌。章報聞。罷穆

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贈太尉。母齊國大長公主。擢元

釗。刑部尚書。鑠金吾大將軍。后移御興慶宮。凡朔望

三朝。帝率百官詣宮門為壽。帝崩。中人有為后謀稱制者。

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為輔。吾何

與外事哉。敬宗立。號太皇太后。寶曆。倉卒。后召江王嗣皇

帝位。是為文宗。文宗性謹孝。事后有禮。凡羞果鮮珍。及四

方奇奉。必先獻宗廟三宮。而後御之。武宗喜。改游角武。拊

下。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它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

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

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

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發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改幸稀。小兒武林等不復橫賜矣。宣宗時崩。有司上尊謚葬景陵外園。懿宗咸通中。從禮官王皞音昊言。詔后主祔憲宗廟。

宋

真宗章穆郭皇后。太原人。宣徽南院使守文第二女。真宗在襄邸。聲上太宗為聘之。封魯國夫人。進封秦國。真宗嗣位。立為皇后。謙約惠下。性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服飾華侈。必加戒勗。音旭有以家事求言於上者。后終不許。兄子出嫁。以貧欲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上尤加禮重。

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真定人。樞密使曹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年。詔聘入宮。景祐元年。冊為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嘗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

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

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音促呼都

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

媼音去聲毆小女子紹齡。音上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

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音牽水踵其後。果舉炬焚

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

行賞用是為驗。故爭盡死力。賊即禽滅。閣內妾與卒亂。當

誅。祈哀幸。媼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

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

之。張妃怙寵。上僭欲假后蓋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

靳音去聲。色妃喜。還以告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

張之而出。外廷不汝置。妃不懌音亦而輟。英宗方四歲。育禁

中。后拊鞠周盡。迫入為嗣子。贊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  
歛諸門。鑰<sub>音</sub>實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  
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檢<sub>屍上</sub>聲。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  
不以假借。宮省肅然。神宗立。尊為太皇太后。名官曰慶壽。  
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后亦慈愛天至。或  
退朝稍晚。必自至屏<sub>衣上</sub>。候<sub>候</sub>。矚<sub>矚</sub>。間親持膳飲以食。帝  
外家男子舊毋得入謁。后春秋高。弟<sub>音</sub>亦老。帝數言宜  
使入見。輒不許。他日。伶侍帝。帝復為請。乃許之。因偕詣后。  
問少焉。帝先起。若令伶得伸親親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  
得留。趣遣出。晚得水疾。侍醫莫能治。元豐二年崩。初王安  
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  
熙寧宗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  
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  
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  
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悚<sub>音</sub>聽。垂欲止復。  
為安石所持。遂不果。帝嘗有意於燕<sub>音</sub>。已與大臣定議。  
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sub>音</sub>。鎧<sub>音</sub>。仗士卒精  
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  
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  
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蘇軾<sub>音</sub>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為必死。后遣豫中聞之。  
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  
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掘<sub>音</sub>。上至  
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且熟

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

馮賢妃東平人。曾祖炳。知雜御史。祖起。兵部侍郎。妃以良家女九歲入宮。及長。得侍仁宗。生邢魯國二公主。封始平郡君。帝將登其品秩。力辭不拜。林美人得幸神宗。生二王而歿。王尚幼。妃保育如己子。在禁掖幾六十年。始終五朝。動循禮度。薨年七十七。贈賢妃。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亳州蒙城人。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勲王室。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皇后姊也。故后少鞠官中。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為配。既長。遂成昏濫。邸生神宗。皇帝岐王顯。嘉王頤。肅康公主。治平二年冊為皇后。后弟內殿崇班士林供奉父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

列女傳卷十

二十三

援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尊為皇太后。居寶慈宮。帝屢欲為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繕營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司農一錢。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執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頤齒之。珪等見太后簾下。后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是日降制立為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母令輒入。又陰勅中人梁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祚倉卒備也。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脩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戒

中外毋苛歛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音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且令亟疏可用者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音欲獻諛音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音去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至並命為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音進於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平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音役除市易之法音遣音茶鹽之禁舉邊音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契音丹主戒其臣下復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蔡確坐車蓋亭詩謫音領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為異時眩惑音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音上為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茲邪怨謗所不暇恤也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以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上元燈宴后母當入觀音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歲以為常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遏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復改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為宮掖先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音定宋用臣既被斥祈神宗

乳媪入言之。翼復得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為。得非為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曩上聲。日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吾即斬汝。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河內人。故宰相敏中曾孫也。治平三年。歸于潁潁音影。即封安國夫人。神宗即位。立為皇后。帝不豫。后贊宣仁后。定建儲之議。哲宗立。尊為皇太后。宣仁命昔黯慶壽。故宮以居。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竄上下之分。不敢從。遂以慶壽後殿為隆祐宮。居之。帝將卜后。及諸王納婦。后勅向族勿以女寘選中。族黨有欲援例以恩換閭職。及為選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

列女傳卷一  
二十五

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撓公法。一不與。帝倉卒晏駕。獨決策迎端王章惇敦音。異議不能沮。徽宗立。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聽。凡紹聖元符以還。惇所斥逐賢大夫士。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用。至聞賔名。故老寬寬音通。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于色。纔六月。即還政。

高宗憲聖慈烈吳皇后。開封人。年十四。高宗為康王。被選入宮。后頗知書。從幸四明。衛士謀為變。入問帝所在。后紹之以免。未幾。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魚之祥也。帝大悅。封和義郡夫人。進封才人。后益博習書史。又善翰墨。由是寵遇日至。尋進貴妃。顯仁太后亦愛后。邢皇后崩。顯仁以為言。詔冊為皇后。顯仁性嚴肅。后身承起居。

順適其意。嘗繪古列女圖置座右為鑒。又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初伯琮以宗子召入宮。命張氏育之。后時為才人。亦請得育一子。於是得伯玖。更名璩。渠音中外議頗籍籍。張氏卒。併育于后。后視之無間。伯琮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皆愛之。封普安郡王。后嘗語帝曰。普安真天日之表也。帝意決立為皇子。封建王。出璩居紹興。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居德壽宮。上皇崩。孝宗欲迎還大內。后以上皇几筵在德壽宮。不忍舍去。因命所御殿曰慈福居焉。嘗與光宗言及用人。后曰。宜崇尚舊臣。嘉王侍側。后勉以讀書。辯邪正。立綱常為先。孝宗崩。光宗疾未平。不能執喪。宰臣請垂簾主喪事。后不可。已而宰執請如唐肅宗故事。羣臣發喪太極殿。成服禁中。許之。后代行祭奠禮。尋用趙汝愚請。於梓宮前垂簾。宣光宗手詔立皇子嘉王為皇帝。翌日冊夫人韓氏為皇后。撤簾。汝愚後以謫死。中書舍人汪義端目汝愚為李林甫。欲併逐其黨。后聞而非之。年八十三崩。

孝宗謝皇后。丹陽人。初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即位。踰年進貴妃。淳熙三年立為皇后。后性儉慈。減膳羊。每食必先以進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弟淵以后貴。授武翼郎。后嘗戒之曰。主上化行恭儉。吾亦躬服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侈。後崩謚成肅元。

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名察必。弘吉刺氏。濟寧忠武王按陳之女也。生裕宗。中統初立為皇后。至元十年三月授冊寶。

上尊號貞懿昭聖順天睿文光應皇后。一日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既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為不諫。向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俱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后嘗於太府監支繒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絃練之。緝轅入為紬以為衣。其鞞音密比綾綺。宣徽院羊牖音牖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為地毯。音上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十三年平宋。幼主朝于上都。大宴。眾皆歡甚。唯后不樂。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眾人皆喜。爾獨不樂。何耶。后跪奏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各聚置殿廷上。召后視之。后徧視即去。帝遣宦者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待宋太后全氏甚厚。胡帽舊無前簷。帝因射日色炫音去目。以語后。后始製前簷。又製衣前有裳。無枉後長倍於前。無領袖。綴兩襟音聯以便弓馬。時皆效之。后性明達。國初左右有力。十四年二月崩。成宗即位。追謚焉。

國朝

太祖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馬氏。其先自宋太保默家于宿州閔子鄉新豐里。世豪望中。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音音閔人之急。如將不及。母鄭氏早卒。后幼。父

素與定遠人郭子興為刎頸之交。遂以 后託其家。父卒。子興育 后同己女。 后自少貞靜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嬪于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誠敬感孚。音夫內外咸譽之。值歲大歉。音 后從 帝在軍。嘗

自忍饑懷糗。音去餌脯餉供。 帝未嘗乏絕。造次顛沛。恪遵婦道。 帝每有識記書札。輒命 后藏之。倉卒取視。

后即於囊中出而進之。未嘗脫誤。 帝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 后謂 帝曰。方今豪傑並爭。

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之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帝曰。爾言深合我

意。明日冒雨歸。語 后曰。昨聞爾言。往來方寸間不能忘。有一卒違令。忽與婦人俱。詰之不能隱。吐實云。掠得之。我

告之曰。今日用兵。所以禁亂。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適以生亂。不即舍之。吾必戮爾。此卒感悟。遂即舍之。由爾之言也。 后曰。用心如此。何憂人心之不歸乎。 后初未有子。

撫育 帝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後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 帝帥師渡江。 后亦率諸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時吳漢接境。戰無虛日。親

臨。非勝定。緝衣繫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時左右。 帝規畫。動合事機。洪武元年春正月。 帝即位。冊為皇后。因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曰。倉卒燕蓟。亭豆粥。淳沱。音呼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皇后起布

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餌食。朕比之  
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  
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為郭氏所疑。朕  
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  
欲危朕。后輒為彌縫。卒免於患。殆又難於長孫皇后者。朕  
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為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  
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  
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巨相保難。陛下既不忘妾於貧  
賤。願無忘羣臣百姓於艱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賢。但  
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后既正位中宮。益自勤勵。贊宮  
妾治女工。夙興夜寐。無時豫怠。勸帝親賢務學。隨事幾  
諫。講求古訓。諭告六宮。孜孜不倦。一日集女史清江范孺

人等問曰。自漢唐以來。何后最賢。家法何代最正。對曰。惟  
趙宋諸后多賢。家法最正。后於是命女史錄其家法賢  
行。每令誦而聽之。曰。不徒為吾今日法。子孫帝王后妃皆  
當省覽。此可以為萬世法也。或曰。宋朝過於仁厚。后曰。  
過於仁厚。不猶愈於刻薄乎。吾子孫苟能以仁厚為本。至  
於三代不難矣。仁厚雖過。何害於人之國哉。帝嘗謂后  
曰。君者百責所萃。一夫不得其所。君之責也。后即起拜  
曰。妾聞古人有云。一夫失所。時予之辜。一民饑。曰我饑之。  
一民寒。曰我寒之。今陛下之言。即古人之心也。致謹於聖  
心。加惠於窮民。天下受其福。妾亦與有榮焉。又嘗從容告  
帝曰。人主雖有明聖之資。不能獨理天下。必擇賢以圖治。  
然世代愈降。人無全材。陛下於人材固能各隨其短長而

用之。然尤宜赦小過。以全其人。帝喜。稱善。一日聞得元府庫輸其貨寶至京師。問帝曰。得元府庫何物。帝曰。寶貨耳。后曰。元氏有此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可寶。抑帝王自有寶也。帝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為寶耳。后即拜謝曰。誠如聖言。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至。時命順。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人之常情。所當深戒。妾與陛下同處窮約。今富貴至此。恒恐驕縱生於奢侈。危亡起於忽微。故世傳技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醢。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即大寶也。顯名萬世。即大寶也。而豈在於物乎。帝曰。善。嘗侍坐乾清宮。語及窮約時事。帝曰。吾與爾跋涉艱難。備嘗辛苦。今日化家為國。無心所得。上感天地之德。祖宗之恩。然亦爾內助之功也。后曰。陛下一念救民之心。格于皇天。天命眷之。祖宗祐之。妾何力之有。但願陛下不忘於窮約之時。而警戒於治安之日。妾亦不忘相從於患難。而謹飭於朝夕。則天地祖宗非惟庇佑於今日。將為子孫無窮之福耳。帝凡御膳。后必躬自省視。宮人請曰。宮中人衆。無煩聖體。后曰。吾固知宮中有人。但婦之事夫。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蠲滌。潔脫有不至。汝輩受責。吾心豈安。吾所以為此者。一以敬上。而不敢忽。一以保汝輩免於責也。豈為無人耶。宮人聞之。莫不感悅。后聞女史論西漢竇太后好黃老。顧而問曰。黃老何如。女史答曰。清靜無為為本。若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是也。后曰。不然。孝慈即仁義事也。詎諒有絕仁義而為孝慈哉。仁義乃

為治之本。乃曰絕之棄之非理也。后令誦小學書。注意聽之。既而奏曰。小學書言易曉事。易行於人道。無所不備。真聖人之教法。盡表章之。帝曰。然。吾已令親王駙馬太學生咸講讀之矣。后嘗聞元世祖后煮故弓絃事。亦命取練之織為衾。綢以惠孤老。每製衣裳。餘帛緝為巾褲。曰。身處富貴。當為天地惜物。暴殄天上。天物古人深戒也。織工治絲有荒類音。棄遺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丰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此雖荒類棄遺。在民間猶為難得。故織以示汝。不可不知也。平居服澣濯之衣。不喜侈麗。衾綢雖弊。不忍易。有言於后。后曰。享天下至貴至富。何庸惜此。后曰。吾聞古之后妃。皆以富而能儉。貴而能勤。見稱於載籍。蓋奢侈之心。易萌。崇高之位。難處。不可忘者勤儉。不可恃者富貴也。勤儉之心。一移。禍福之應響至。每念及此。自不敢有忽易之心耳。宮人有過。帝怒之。后亦怒。命左右執付宮正司議罪。帝怒解。問后曰。爾不自責罰。付之宮正司。何也。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不以喜而加賞。不以怒而加刑。喜怒之際。而行賞罰。必有偏重。人議其私。付之宮正司。則當斟酌其輕重矣。治天下者。亦豈能人人自賞罰哉。有司者論之耳。帝曰。爾亦怒之何也。后曰。當陛下怒時。遽自罰之。非惟宮人得重責。陛下亦損中和之氣。故妾之怒者。所以解陛下之怒也。帝喜。后以不逮事舅姑為恨。見帝追慕悲傷。亦為之流涕。晨夕禱。從帝拜謁奉先殿。每當祭躬治膳羞。務盡誠敬。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

加厚。諸諸王妃公主曰。無功受福造物所惡。吾與若屬被金繡美飲食。終日無所為。當勤女工以報造物者。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嘗曰。汝父尊臨萬國。身致太平。亦由學以聚之。爾小子當思繼繼繩繩。以不辱所生。又曰。吾聞女史言。鄧禹為將。不妄殺人。故其女為后。吾家世忠厚。至吾父雖無禹之功。然平生急於義。今日為后。非偶然也。汝輩異日有人民社稷之寄。尤必積累忠厚。乃可長世。切不可自恃而不務德。謂事有偶然也。汝切識之。諸王或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后曰。唐堯虞舜茅茨土階。夏禹文王惡衣卑服。汝父儉朴尤惡奢麗。日夜憂勤以治天下。汝輩無功。錦衣玉食。猶欲以服御相加。何志氣不同如是乎。准當親師取友。講論聖賢之學。開明心志。自無此氣習也。后慈以接下。親戚勲舊之家。無不得其懽心。命婦入朝。不以尊貴臨之。延接如家人禮。遇水旱歲凶。進食必間設麥飯野蔬。帝因告以賑卹之事。后曰。妾聞水旱無時無之。賑卹之有方。不如蓄積之先備。卒不幸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將何法以賑之。帝深以為然。嘗為帝言施恩欲溥。徧然亦有等差。衆庶日給。固有艱難。百官家在京者。其鄉里遠近不同。家貧富亦異。而俸入有限。慮或不給。艱難必甚。遇暑雨祁寒。輒形於嗟歎。帝感其意。每遣存問周給之。近臣及諸奏事官。朝罷會食廷中。后命宦官取其飲食親嘗之。滋味涼薄不肯奏。帝曰。朝廷用天祿以養天下之賢。故自奉欲其薄。養賢欲其豐。今之典大亨。曷者不能輯其下人。惟奉上者甘旨。羣臣飲食皆

不得其味。豈陛下養賢之意乎。上曰。飲食之事。朕不經心。將謂羣臣皆得甘旨。豈意所司自分厚薄。想羣臣欲言。又難於啓齒。事雖甚微。所係亦大。皇后今日不言。朕豈知其如此。亟棘音召光祿卿徐興祖等切責之。興祖等皆慙服。帝嘗臨太學。祀先師孔子還。后問曰。太學生幾何。帝曰。數千。又問。悉有家乎。曰。亦多有之。后曰。善理天下者。以賢才為本。今人才衆多。深足為喜。但生負廩食於太學。而妻子無所仰給。彼寧無所累於心乎。帝即命月賜糧給其家。以為常。嘗謂。帝曰。事幾得失。本君心之邪正。天下安危。係民情之苦樂。又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姦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帝皆命女史書之。后得疾。帝寢食不安。以語羣臣。羣臣請禱祠山川。徧求名醫。后聞謂。帝曰。妾平生無疾。今一旦得疾如此。自度不能起。死生有命。禱祠求醫。何益之有。及疾亟。帝問曰。爾有身後之屬乎。后曰。陛下與妾起布衣。今日陛下為億兆主。妾為億兆母。尊榮至矣。尚何言。惟感天地祖宗。無忘布衣而已。帝復問之。后曰。陛下當求賢納諫。明政教。以致雍熙。教育諸子。使進德修業。帝曰。吾已知之。但老身何以為懷。后復曰。死生有命也。願陛下慎終如始。使子孫皆賢。臣民得所。妾雖死如生也。遂崩。年五十一。洪武壬戌八月丙戌也。帝慟哭。終身不復立后。帝嘗罷朝。內臣女史更進奏事不已。帝悽然不懌。曰。皇后存。吾豈有此煩聒哉。后在時。內政一不以煩。帝。帝從容甚適。故不勝哀悼焉。是歲九月庚午。葬鍾山。

孝陵謚曰

孝慈皇后永樂元年六月丁巳加上尊謚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古今列女傳卷之一

古今列女傳卷之二

周列國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傷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婦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卻犢音犢為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而弗許將亡雖忘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音忒上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音敬如音如之子音子衍音衍為君母為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縮音縮食飲歎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夫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音鱄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翟於衛鱄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音冢聲音聲上卿以為師保而蔑音蔑聲音聲入之二罪也余以中擲音擲聲音聲入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鱄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諱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退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

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大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懇辭於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不閑，勞辱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傳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傳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傳妾曰：

孺去聲

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

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出音之人也，而得

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

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傳妾泣而對曰：夫人

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

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

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音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

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

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

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傳妾退而謂其子

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

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

順而死執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  
許傳妾留終年供養不氣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  
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此之謂也

齊田稷子之母也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

音逸

明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

脩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于下其母曰吾  
聞士脩身饒行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  
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  
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臣而  
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  
効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

列女傳卷二

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  
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  
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  
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無功而食祿不為也況於受金乎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  
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  
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二尺身  
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役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  
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  
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  
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

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恠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并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為其善也。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嬖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紂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嬖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列女傳卷二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蹻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黜去聲房之中，結其衿，錯繭繡，誠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視之。衿繭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娣妹誠之門內，曰：「夙夜。」

無愆視之於輦音盤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

母三頤而出親迎之綏音綏自御輪三曲頤姬與遂納於宮

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邪音耶

華孟姬從車奔姬音奔去車碎孝公使馬立車載姬以

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

聞妃后踰闕音闕必乘安車輜音輜軒音軒下堂必從傅母保阿

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音結紉音紉綢音綢繆音繆野處則帷裳擁

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輜軒非所敢受命也

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

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傳

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軒已具姬氏蘇然後垂而

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軒衣服綢繆既嫁婦

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

如髮其此之謂也

齊杞梁殖音殖之妻也齊莊公嘗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

妻使使者吊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

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

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

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

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

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

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

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

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

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虞姬者名姁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執。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此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此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媼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謙泥。附王著薦床蔽席。供執掃除。堂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藉之心。異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齟齬暗於百重之

六  
列女傳卷二

下。不意大王乃復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汙。柳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冤婦哭城。城為之崩。亡士歎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為毫釐。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群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

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聲此之謂也。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銜鬚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詣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謂之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于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義義。王曰。雖然。何喜。

列女傳卷二

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膺。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殯社稷不定。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三殆也。飲酒沈湎。晝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歎。

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  
諛去雕琢韓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  
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為后而齊國大安  
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  
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宿瘤醜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頃有大瘤故  
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  
王恠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其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  
來觀汝採桑道傍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  
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  
儻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  
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

列女傳卷二

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  
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婦  
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  
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  
隨使者閔王婦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  
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恠之盛服而衛違其至也宿瘤駭宮  
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慙曰且  
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  
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  
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梓木椽不斲韓後宮衣  
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

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廢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瘤女。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暗池澤。損饒城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櫚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昔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

八列女傳卷二

九

王之盛顏。蓋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喑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為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落。椽落。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椽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

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為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柰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蟬，蝦蟇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為暴。下物之所徵，固不煩煩。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莫歸，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

列女傳卷二

十

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魯季敬姜者，宮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眄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絃，臚絕左右，碩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贊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伯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

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游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慶者皆黃耄暗倪齒也。文伯引枉聲上攘輶輶而親饋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歎入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儲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慶民也。擇瘠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林。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敬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九音虔音天刑。日入監九卿。使憲奉掃掃掃郊之采音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令書考其國。夕省其典刑。夜警百工。使無惰音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夕省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音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音。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已下。明而動。晦而休。無自以怠。王后親織玄音纁音。上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音。延音。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真汝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

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為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宮敬秣酒。以露堵音上。父為客羞音羞。蠶織音上。入焉。小堵父怒。相延食蠶。堵父辭曰。將使蠶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蠶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為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音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慶喪也。朝哭穆伯。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闔音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閤。祭悼音悼子。康子與焉。酢音酢。不受徹俎。祖音祖。不識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飲音飲則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音上此之謂也。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也。柳下惠曰。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聲程音安能汙我。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音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音上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音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音去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譬音譬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與兵欲罷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而謬其辭曰。飲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

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尙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後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結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詰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蓋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水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者。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嚴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岵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魯公乘如者。魯公乘子皮之姊也。其族人死。如哭之甚悲。

列女傳卷二

十四

子皮止如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為相。子皮問如曰。魯君欲以我為相。為之乎。如曰。勿為也。子皮曰。何也。如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為相。子皮曰。如欲嫁。何不早言。如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眾。何以理之。譬猶掩目而別黑白也。掩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為也。子皮不聽。卒受為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如。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而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籥兮籥兮。風其吹汝。對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

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縶音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逆。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逆。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縶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寘至景公時。伯姬常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傳來也。保母至矣。傳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速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痛悼。以為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傳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晉趙衰音微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為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姊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姊隗妻趙衰。生盾。音去及返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

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迎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迎。對隈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對隈為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為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

列女傳卷下

十六

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為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交樂。不忌之。難卻害伯宗。諸替去聲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豈不可救藥。此之謂也。

對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對向對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對向名勝。對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

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胙與鮒享之。對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胙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甕去聲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姬為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觀此之謂也。對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對姬不欲娶其族。對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對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

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駱，駱音之妹也。子駱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将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音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音憐毋期，忿戾無厭，謂之封豕。有窮后羿音義滅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為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對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伯碩，音碩伯碩生時侍者謂之對姬。曰：長如產男，對姬往視之。及掌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音即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祈勝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對姬為能推

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對姬之始生。對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鵠眉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贖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對魚長。為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對魚。以求直。邢侯殺對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對魚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而尸對魚與雍子於市。對魚卒以貪死。對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是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是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為也。已而開園示之株。夫山遠而園近。是民一悅矣。去險阻。

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役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為知難。本詩曰。無忝爾祖。式救爾訛。此之謂也。

懷嬴音盈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圉音語質音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之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

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黍。秦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羹。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糗上糲者。王又以賜軍士。分食之。甘不踰鹽。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黍。秦梁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納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愛哉。妾聞堂上燕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亦

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知也。妾之所哭。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慶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黯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

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柏舉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枕音。架。同。異巾。擲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之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

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湣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歎。遂退舍。伯嚭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嚭勇而精。一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音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屢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淇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在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故邑寘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芑苴。音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

手。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實君受之大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暗死為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相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為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閼與子西。子期謀曰。毋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息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

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叙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遠。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所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毋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為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脂匪我言耄。爾用憂譖。聲入此之謂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  
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  
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  
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  
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饗受福不勝至祝杯酌餘瀝醉  
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  
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  
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  
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度用楫者少一人  
娟攘卷操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  
士大夫齊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  
昔者湯伐夏左騶音驪右騶音騶上音上靡音靡而遂放桀武王

伐殷左騶牝驥

音驪右騶牝驥

音驪黃而遂克紂

至於華山之陽

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  
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河兮面觀清水揚波  
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擇兮  
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音擢兮  
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  
祝音祝祓音祓以為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  
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  
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  
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魏  
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

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為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為衮耳。汝不言。則魏必有衮矣。有衮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衮。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間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驕於志。寐錯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安入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後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周之亡也。以妲。紂入已。周之興也。以大妲。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棄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脩。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此之謂也。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

既葬。寡子未除服。地登夏屋。誘代王。使厨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役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役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韞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以之謂也。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妄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疏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瀕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暮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荅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遠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蓋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

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無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暴強可謂忠子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耻之况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耻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云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 前漢

崇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為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一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崇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

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亦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題縈。淳于公無男子。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

列女傳卷二

二十八

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

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長上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

八列女傳卷二

二十九

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冒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預秉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卿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而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按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嚴母之謂也。

後漢

梁夫人嫫音者梁竦音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  
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  
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太子竦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  
氏喜相慶賀聞竦后竦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  
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  
竦后崩諸竦以罪惡誅放嫫後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  
女弟貴人前充後官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育  
生明聖託體陛下為竦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  
牢獄體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  
嘗恐歿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機憲兄  
弟奸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  
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  
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  
即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  
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既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  
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嫫等上泣涕賞賜累億嫫既素  
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甚寵之稱梁夫人推嫫夫樊調為  
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懷后遂乃改殯音去於承光宮音西  
陵追謚竦為褒親音上侯音徵還母及弟棠棠既到皆封  
侯食邑五千戶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門悟時主崇  
父之魂還母萬里為家門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  
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  
也

漢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

妻四子。文矩為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無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受。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並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脩葺。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勅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令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八列女傳卷三

三十一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恠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娉以駟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感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轤。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為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音甘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剡音瑩給其馬。又密截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後侃竟以功名顯。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列女傳卷二

三十二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音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音勞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音滔構逆。率眾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剋捷。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勿以吾老為慮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賢音賢其所服環佩。以為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為獨不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

未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吊祭。謚曰定夫人。

隋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夫為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罷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前。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禮。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列女傳卷二

三十三

善果伏於床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洒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嚴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是。母何自勤如是耶。荅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柰何。

獨擅其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惟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老用脩治廨宇。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令。厲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唐

李德武妻裴氏字淋英。戶部尚書安邑公矩之女也。性婉順。有容德。事父母以孝聞。適德武經一年。而德武坐事徙嶺表。矩時為黃門侍郎。奏請德武離婚。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嫵婉音婉始爾。便事分離。方遠投瘴嶺。音嶺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耳。於此即事長訣矣。裴泣而對曰。婦人事夫。無再醮之禮。夫者夫也。何可背乎。守之以死。必無他志。因操刀欲割耳。自誓。保者禁之。乃止。裴與

德武別後容貌毀悴。常讀佛經。不御膏澤。李氏之姊妹

在都邑者。歲時朔望。必命左右致敬而省焉。嘗讀列女傳。

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為

以此載於記傳乎。後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絕。矩欲奪

其志。時有柳直求婚許之。期有定日。乃以剪刀斷其髮。悲

泣絕粒。矩不可奪。乃止。德武已於嶺表。娶爾朱氏為妻。及

遇赦得還。至襄州。聞裴守節乃出其後妻。為夫婦如初。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秦州上邽人。父懷仁。右金吾將軍。

上官年十八。歸于靈龜。繼楚哀王後。而舅姑具存。朝夕侍

奉。恭謹彌甚。凡有新味。非經獻不先嘗。靈龜薨。將葬。前妃

閻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眾議欲不舉之。上官氏曰。逝

者有知。魂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聞者嘉歎。服除。諸兄姊

謂曰。妃年尚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常範。妃可思之。

妃掩泣對曰。丈夫以義烈標名。婦人以守節為行。未能即

先犬馬以徇溝壑。寧可復飾粧服。有他志乎。遽將截鼻割

耳。以自誓。諸兄姊知其志。不可奪。歎息而止。尋卒。

高徽妻秦氏女也。徽為趙州刺史。為黠賊所攻。州陷。徽

仰藥不死。夫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

不降且死。徽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

何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殺之。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謀亂陳州。侃為項城

令。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

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

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

召吏民入庭中曰。宜相與死守。眾泣許諾。得數百人。侃率以棄城。婦身自鬻以享眾。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於外。猶愈于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遂引去。縣卒完。君子謂楊烈婦。悅懷。知君臣大義云。

董昌齡母楊氏。昌齡嘗為泗州長史。世居于蔡。少孤。受訓於母。累事吳少誠。少陽。至元濟時。為吳房令。母常密誡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元濟又署為郢州城令。楊復誠曰。逆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速降。無以前敗為慮。無以老母為念。汝為忠臣。吾雖沒無恨矣。及王師逼郢城。昌齡乃以城降。且說賊將鄧懷金歸款於李光顏。憲宗聞之。喜。急召昌齡至闕。即拜郢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此皆老母之訓。憲宗嗟歎良久。元濟囚楊氏。欲殺之。而止者數矣。蔡平。楊氏幸無恙。元和十五年。陳許節度使李遜疏楊氏之強明節義。以聞。乃封北平郡太君。

#### 五代

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為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歸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汗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皆其主人。

宋

諫議大夫陳省華娶馮氏生三子。克叟克佐克咨。真宗時皆登進士第。皆累遷至顯貴。克咨善射。自號小由基。為荆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歎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務行仁政。以善化民。爾專卒伍一夫之伎。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而克咨金魚墜于地。世稱馮氏善教子。有孟母之風焉。

謝枋得之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有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是當浚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淒然而泣。左右曰。雖浚入。將不失為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邪。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

元

關麟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為其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駝賊曰。俟吾葬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聲去即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諡曰吳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為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馮氏名淵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如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德五年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柩汝何馮氏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亟聞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隣里不忍聞久之鬻衣權厝措二柩載歸山下携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瘠形苦節為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

國朝

大列女傳卷二

三十八

韓太初妻劉氏真定新樂縣人太初仕元為顯官洪武七年家徙和州劉氏奉其姑甯至南宮縣姑仆音地傷其腰劉氏籲音天刺臂血和湯以進遂愈至瓜洲姑復病再進再愈至和州留蔬以供養無違禮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時盛暑劉氏晝夜驅蠅蚊不急蛆音生枕席嚙音其蛆蛆不復生姑病隨愈後除夕姑忽病危嚙劉氏小指意與之永訣劉氏不悟明旦斬指滴血和粥以進姑病逾旬復愈越月而卒劉氏遵遺命殯之淺土俟歸葬舊塋音五年而弗果哀號常如袒括之日事聞

上召至京厚賜之官送甯氏喪歸葬新樂旌門復其役

燕山中護衛指揮使費惠妻朱氏愚久患風疾不愈一日詬語其妻妾曰我死誰與俱往朱氏遽應曰妾願往及愚

卒朱氏即自經死事聞。  
上嘉其節義命賜誥視正妻降等贈之

古今列女傳卷之二

列女傳卷二

三十九

古今列女傳卷之三

周列國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音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音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音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索而有讓，詩曰：愷音上悌，猶君子四方為則，此之謂也。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靖，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靖懼，乃造於相晏子。晏平仲也之門，白賤妾不勝其欲，願得脩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恠哉，有深憂，進而問焉。」

嬰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蒞<sub>去聲</sub>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害公法。不為六畜傷民人。不為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靖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鞫<sub>去聲</sub>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sub>煩音</sub>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sub>上聲</sub>其然乎。此之謂也。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必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

返於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恠之。使人問視其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恠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間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酹音醢醢音詎醉飽。人情所有也。妾返大早。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請夫人。夫人諸姬音皆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音餞于禰音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魯黔音黠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音整席音席。高聲音去緼音去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歛。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歛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音示。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歛。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辟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辟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

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脇肩有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如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如曰夫人既有所好。子

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焦去聲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桌音

治絲音上。聲音上。織音上。紅音上。組音上。紃音上。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音。漢

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後為順。豈以專

夫室之愛為善哉。若其以淫意為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

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

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

去之道。妬正為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

後。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

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考工妻者晉繁人之妻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為弓三年

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

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公見之。

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設音上。蒿藿音上。惻然為

民痛之。思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

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

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

帝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斷。王階三等。猶以為為之者勞。居

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為之亦勞。其幹生於太

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

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

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

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

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音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之有法也。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芣苢。皆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入采之。終於懷音。擷音。入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一也。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銜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則廢其所食。男則惰於脩德。不為竊盜。則為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詩曰。彼

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音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諱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音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於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其此之謂也。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音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音。掌上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

金壁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主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

列女傳卷三

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汝從。此之謂也。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滅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

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皇帝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淵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 前漢

列女傳卷三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成。樹音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姜上祿聲。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肯死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自

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友娣者。邵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兄者為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繼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緋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偕不賊。鮮不為則。季兒可以為則矣。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譎。婦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

東首開戶牖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後漢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脩。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sup>蹇上</sup>。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綉。傳黛<sup>黛音代</sup>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麤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

曰運期。字侯光。共遜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踵<sup>上</sup>而<sup>中</sup>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

四聰。采狂夫之謦<sup>音</sup>。言納<sup>音</sup>。芻蕘<sup>音</sup>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遠邠。孔子稱為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螳<sup>音</sup>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sup>音</sup>。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侵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暗不能仰視。霸目之有媿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恠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咲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豚去聲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

列女傳卷三

十二

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音什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贖。羊子嘗有他舍雞。謀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恠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有欲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頭而死。盜

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繡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廐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酒泉龐洸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讎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音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

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晉嘉歎。以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

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

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慰之。共謂曰。若家殊無他意。

假令有之。猶可曰。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

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

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

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

曰行義桓嫠。縣邑有祀。必膳音煩焉。

南陽陰瑜音俞妻者。潁川荀爽音霜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

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

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奕以采許

之。因詐稱病。薦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奕令傳婢

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

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

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使建四燈。盛裝飾。請

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

采目勅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

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

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氣已絕。時人傷焉。

### 元魏

鉅鹿魏溥音普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

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

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

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寔慮父母未量至情。覲<sub>音</sub>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卧不殮。湏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悅後為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為其文曰。爰及處士。遭疾風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修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媿。且

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勸物如此。後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為妻。聘幣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澍。居貧常自谷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對宅以告。對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澍。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隋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繫年五歲。璿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為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為州里所敬。文帝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請以為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終不為賊婦。群賊毀裂其衣。縛於林簣上。將陵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妻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爰解以祭崔氏之柩。

唐

樊會仁母敬氏。字像子。蒲州河東人也。年十五適樊氏。生會仁而夫喪。事舅姑娣姒以謹順聞。及服終。母兄以其盛年將奪其志。微加諷諭。便悲恨嗚咽。如此者數四。母兄乃潛許人為婚。矯稱母患以召之。凡所營具皆寄之隣里。像子既至。省母無疾。隣家復具肴饌。像子知為所欺。佯為不悟者。其嫂復請像子沐浴。像子私謂會仁曰。吾不幸孀居。誓與汝父同穴。所以不死者。徒以我母羸老。汝身幼弱。今汝舅欲奪吾志。將加逼迫於汝。何如。會仁失聲啼泣。像子撫之曰。汝勿啼。吾向偽不覺者。令汝舅不我為意。聞汝啼。知吾覺悟。必加防備。則吾難為計矣。會仁便佯睡。像子於是伺隙携之遁歸。中路兄使追及之。將逼與俱返。像子誓

以必死。皚情甚切。其兄感歎而止。後會仁年十八病卒。時像子母已終。既葬。像子謂其所親曰。吾老母不幸。又夫死。子亡。義無久活。於是號慟不食數日而死。

樊彥琛妻魏氏。楚州淮陰人。彥琛病篤。將卒。魏泣而言曰。幸以愚陋。託身明德。奉侍衣裳。二十餘載。豈意釁妨。所招遽見此禍。同入黃泉。是其願也。彥琛答曰。死生常道。無所多恨。君宜勉勵。養諸孤。使其成立。若相從而死。適足貽累。非吾所取也。彥琛卒。後屬李敬業之亂。乃為賊所獲。賊黨如其素解。絲竹逼令彈箏。魏氏歎曰。我夫不幸。亡殄未能自盡。苟復偷生。今復見逼管絃。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棄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魏以必死自固。賊等忿怒。以刃加頸。語云。若不從我。即當殞命。乃厲聲罵曰。爾等狗盜。乃欲汙辱好人。今得速死。會我本志。賊乃斬之。聞者莫不傷惜。

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岩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群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二女之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宋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蚤亡。養于祖媼。媼音娥。十歲里中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擁蔽其媼。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無殺媼也。

媼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後會稽令為娥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寓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揚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効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子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絳終不服。一日謂獄吏曰。我不勝苦。妻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柰何受此汗辱。寧死。箠上。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訴冤於天。言終而絕。於

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悟。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表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者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繞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劫致之。欲納為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脫。乃紿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從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袖于賊。盜使人守視。賊具聘幣。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

答曰。豈有為賊汙辱至此而尚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為家族計。趙曰。第無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解音舉簾視之。已自縊後去聲輿中死矣。尚書也。田貞外郎張寅有趙女詩。

徐氏。和州閬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春。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汙之。徐瞋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不能赴難。又乘時為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以快眾憤。肯為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恚。以刃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暫音美欲內音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

列女傳卷三

二十一

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入。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主將怒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嵎乘去聲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為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元至元十四年。江南既內附。永新復嬰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回。匿鄉校中。為悍音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

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八軀音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煨音以熾炭其狀益顯

韓氏女子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音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於練塘。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為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郎歲餘

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歛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音。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音。曰綬音。咸篤學。有聞。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斬音。去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為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為買田治屋。撫育諸甥。無異己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隆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龐援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交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可聞變。奔赴江浒。赭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夫人。

詹氏。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倏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無相念。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纔數月。會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全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日同云。

元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羹食

必持歸奉姑。自啖蔗。擲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其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曰。一身二夫。烈婦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聲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塋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

里嘉其孝。為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絕。不如葦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鄉里稱為孝女。父嘗許為鄭全妻。未嫁。從父客邵武。邵武豪陳良悅其慧。強納。求聘。智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事舅姑。父母皆有道。泰定間。全病歿。智貞悲泣不食數日而死。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澍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略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為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搭炭題詩。

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于水賊競出之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趙彬妻朱氏名錦哥洛陽人也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氏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耶兵怒提曳箠楚之朱氏度不能脫即紿謂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傍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之乃隨其行朱氏得近井即抱三歲女踴身赴井中死

節婦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為里人李五妻居無何夫戍福建之福寧州死於戍時舅姑父母俱老家貧張自度不能歸其夫之喪益自勤苦蠶織紡績以為養舅姑父母病凡四割股救不懈暨死喪盡禮禮既而嘆曰夫死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無所仰故也今不

卷之五十五

幸舅姑父母皆死而夫之骨終暴棄遠土妾何以生為乃卧積水上誓曰使妾卒能歸夫之骨以葬即幸不凍死卧月餘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張大書其事于衣以行由鄒平至福寧凡五千餘里不四十日而至得見其猶子問夫所葬處則已忘之矣張乃哀號欲絕忽其夫降于童道別及死哀苦狀且指示骨所在張如其言求之果得骨以歸有司上其事至治元年夏四月遂旌表其門復其身

俞士淵妻童氏嚴州人姑性嚴待之寘恩童氏柔順以事之無少拂其意者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童氏以身蔽姑衆欲汙之童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罵猶

不絕。衆乃皮其面而去。明日乃死。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曰。吾聞病者冀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憂。士玄屬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為出此言。即設有不諱。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君幸有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數日。士玄卒。比塋。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毀逾禮。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煖。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屢引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親舊皆携酒禮祭士玄于墓。祭畢。衆欲行酒。王氏已經死於樹矣。

### 國朝

藥城李大妻甄氏。孝於舅姑。夫與其弟異居。姑一日出往次子家。甄氏隨侍。不忍去。姑命之還。甫三日。甄氏忽心動。舉身流汗。少頃。果有來告其姑病篤者。甄氏沿道拜禱。往至姑側。侍疾數日而愈。後姑年九十一。以疾卒。合塋于舅墓。甄氏廬于墓側三年。旦夕悲慟。不輟。里人稱為孝婦。洪武中。詔旌表其門。

甯氏女。初許嫁安丘劉真兒。未嫁而真兒死。甯氏年十六。聞訃哭甚哀。既而謂父母曰。古云。烈女不更二夫。吾身雖未與之醮。然媒妁聘幣。父母之命。皆已定矣。今其不幸而死。其父母老無所依。吾豈忍。樂他人家箕帚耶。遂請往夫家侍養舅姑。父母初未之許。甯氏請益堅。卒許之。甯氏至其家。哭臨塋祭。無違禮。執婦道甚恭。織紵以供甘旨。如是者凡五十二年。年六十八。鄉里稱焉。事聞。詔旌表其

門曰貞節

延安張敏道妻趙氏年二十一。敏道疾將終。趙氏對夫自誓。及夫終。日夜號慟。自經死。詔旌其門曰貞烈。

上海任仕中妻俞氏。字淵安。年二十一而寡。女甫二歲。一男生。五月姑先夫卒。舅仕遠方。家貧無依。親戚咸勸之再適。俞氏斷髮自誓。復強之。俞氏欲自剄。衆懼而止。紡織績。結教子女。至于長。女適俞邦用。邦用亦早卒。所親憐其貧。勸之再適。女曰。我再嫁。俞氏祭祀誰奉之。且辱吾母。寧餓死不改節。乃歸與母同居。守志有司。上其事。詔旌所居曰雙節之門。

李忠妻王氏。安慶懷寧人。忠溺死。王氏求屍得之。號慟欲絕。移時始甦。既歛。又欲赴水死。姑救免。還家。日夜號慟。絕不飲食數日。自經死。

出善慶為陳氏贅婿。未幾病卒。其妻哀痛三年如一日。服除。拜其父母兄嫂曰。吾夫家無可依。乞養我以終身。其父曰。汝年少。當為汝求配。婦不答。即自經死。

山陰徐允讓。與妻潘氏。元至正己亥春。從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官兵至。斫安頸流血。允讓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兵即捨安而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既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從汝無憾也。兵信之。聽潘聚薪焚其夫。因自投烈焰而死。國初。事上聞。禮部議曰。允讓能捐軀以全父。潘氏能隕命以全婦。道孝節並著。實人所難。詔旌表為孝節之門。

安吉李茂死。妻高氏買棺葬之。自經於墓側。

真定高邑許顯二妾陳氏牛氏顯卒皆自經死事聞詔旌為雙節之門

光州固始高氏有五節婦劉氏高希鳳妻也希鳳在遼東為亂軍所掠拒而不伏軍怒斷其腕而死劉氏亦被虜行十餘里罵不絕口為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妻李氏早寡目亂携子姪往避難高麗國初全子姪來歸居應天府守夫墓誓不再適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為納哈出所殺其妻郭氏自縊於馬櫪音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為父讎誣陷而死其妻金氏與姑邢氏俱自縊于室一門義不受辱詔旌表之

真定深州傅某妻岳氏年十八無子其夫病革呼岳屬曰爾年少善事後夫岳涕泣曰吾豈忍事他人寧俱死不獨生及夫卒岳憑屍號哭遂自經死有司以聞旌其門曰貞烈

饒州樂平縣徐德安妻陳氏年甫二十其夫疾革謂曰汝無子吾死汝他適陳泣曰既為君婦豈事二姓乎即割一耳及剪髮示之夫死納棺中終身不改事聞詔旌表之